不确定性、市场边际与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1]](#footnote-2)

魏浩 王超男

摘要：目前，不确定性上升是我国进口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基于“市场边际”的视角，本文将中国企业进口变化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系统考察了中国企业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特征事实，探究了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效应和渠道。研究结果发现：（1）从“企业层面”来看，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从而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基于“企业-产品层面”的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层面”的结论是稳健的。（2）从影响渠道来看，不确定性上升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是重要调节机制。（3）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具有企业异质性和产品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为了确保进口持续增长，中国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的战略作用，充分发挥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对进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与此同时，要关注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消费品等不同类型产品进口市场变化的特点及其进口增长效应，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不确定性 进口来源地 市场边际 进口市场组合 进口增长

中图分类号：F7 JEL：F1

Uncertainty, Market Margins, and Import Growth of Chinese Firms

WEI Hao WANG Chaon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rise of uncertainty is the biggest risk faced by Chinese importing fi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margin", this paper divides the import change of Chinese firms into import market extensive margin and the import market intensive margi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stylized facts of Chinese firms' import market duality margin, and explores the effects and channels of uncertainty on the import market margin of firm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level",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he import market, and a significant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he import market. The promoting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e inhibiting effect, so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is to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ort growth of Chinese firm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firm-product level" show that the "firm level" conclusion is robust.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channels, the increase of uncertainty can affect the import market margin of firms by forcing them to adjust the import market mix, and trade cost and supply shock are important adjustment mechanisms.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on import market margin ha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product heterogeneit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uncertain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import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ic role of firms’ adjusting the import marke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f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he import market on import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import markets of high-tech products, bulk commodities, consumer goods and their import growth effect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olicies.

**Keywords:** Uncertainty; Import Source; Market Margin; Import Market Switching; Import Growth

一、引言

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各种“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逆全球化”思潮涌现，贸易规则的区域主义和贸易政策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的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巨大挑战，部分国家无视WTO规则，再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非同步扩散和大规模蔓延，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事件导致世界各国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得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2]](#footnote-3)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000年，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较小，仅为0.094；2008年上升至0.181，大约是2000年的1.9倍；2016年，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为0.207，大约是2000年的2.2倍（见图1）。可见，不确定性上升正逐渐成为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

图1 2000-2016年全球和中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

注：中国进口企业的不确定性指数是以各进口来源地进口额占企业进口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将进口企业所有进口来源地的不确定性指数加总到企业层面得到。全球以及各个国家（地区）的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来源于WUI（World Uncertainty Index）数据库。

**国家政府反复强调积极扩大进口的重要意义，积极扩大进口贸易已经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进口贸易一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自从2009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已经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2位，我国大量进口中间品、资本品和资源能源。企业的进口行为都是市场行为，都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必要进口，其根本目的是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内在需求。可见，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是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重要环节。中国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扩大进口工作，明确指出，要坚持进口出口并重，积极扩大进口，适时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结构[[3]](#footnote-4)。与此同时，国家政府也明确指出，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新要求，外贸企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弄清楚进口企业面对不确定性的反应、确保进口稳定以及持续增长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实，近年来，国家政府日益重视进口市场国际布局优化的问题。**国家政府多次在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明确指出，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是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要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创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4]](#footnote-5)。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是企业优化进口市场国际布局的重要方式，是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化解重大风险、促进进口增长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从“进口市场边际”考察进口增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已有关于外部冲击与贸易边际的研究比较关注“产品”维度，从“市场”维度考察外部冲击对贸易边际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确保进口持续增长，有必要从进口市场视角对进口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效应和渠道，探究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力量。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从企业层面为优化进口市场布局和确保进口持续增长提供一些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

**关于不确定性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口，不确定性影响进口的文献则相对匮乏。**不确定性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较多，主要集中在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王璐航、首陈霄，2019）、出口二元边际（Carballoet al，2018）、出口动态（Handley，2014）、出口产品质量及价格（Handley & Limao，2017；Feng et al，2017）和出口频率（Kropf & Sauré，2014）等方面。仅有少部分文献考察不确定性对进口贸易的影响，Imbruno（2019）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下降在增加企业从新进口来源地进口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进口的产品种类；Novy & Taylor（2020）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进口贸易的萎缩。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一国的贸易增长能够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方面的贡献。集约边际表示贸易关系的深化，具体是指企业内部已有产品贸易规模的变动，企业内部已有产品贸易规模的变动又可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两个维度，进而引申出了“贸易三元边际”的概念（Hummels & Klenow，2005）。扩展边际是指贸易关系的广化，可以划分为企业间扩展边际和企业内扩展边际，企业间扩展边际是指企业数量的变化（Bernard et al，2009），企业内扩展边际是指产品种类数目（Goldberg et al，2010）和贸易伙伴数量（Helpman et al，2008）的变化。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外部冲击对企业内扩展边际中产品组合的影响。**部分学者比较关注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Mayer et al（2021）和袁莉琳等（2020）分别基于法国和中国出口企业数据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企业在出口市场面临的竞争程度会随着该市场的正向需求变动而增大，从而使得企业偏向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在此基础上，钟腾龙、余淼杰（2020）通过引入企业的竞争策略发现，正向需求变动有利于增加质量竞争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偏度，其对成本竞争型企业的影响恰好相反。部分学者考察了目的地税收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Flach et al（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市场税率的降低会增加出口目的地的竞争程度，促使出口商将销售向业绩更好的产品倾斜。还有部分学者探究了反倾销与企业出口产品组合之间的关系，发现反倾销能够显著促使中国企业被迫重新配置资源，导致出口产品范围缩减（Lu et al，2013）。部分学者通过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能够同时影响企业的出口产品偏度和出口产品范围（Iacovone & Javorcik，2010；Lopresti，2016）。

**但是，很少有文献考察外部冲击如何影响企业内扩展边际中的市场组合。**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目的地汇率波动、技术性贸易壁垒、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目的地的影响。Héricourt & Nedoncelle（2018）的研究发现，多目的地企业为了确保出口稳定会将出口从汇率波动较大的目的地转向汇率波动较小的目的地。Fontagné & Orefice（2018）的研究表明，出口目的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导致出口企业退出该目的地的同时，也会促使该企业向其他目的地出口。De Sousa et al（2020）使用法国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表明，国外市场的需求不确定性会同时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目的地的决策和出口销售量。

综上所述，考察外部冲击与企业产品组合调整的文献较多，外部冲击影响企业市场组合调整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就是说，关于外部冲击与企业内扩展边际的研究比较关注产品组合调整在企业贸易增长中的重要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国际贸易中多市场进口企业普遍存在的特征事实，这样不仅片面地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归结为企业内“进口产品边际”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掩盖企业内“进口市场边际”所蕴含的贸易利得。因此，本文聚焦“市场边际”，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系统考察了中国企业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特征事实，探究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效应和渠道，试图揭示出不确定性影响中国企业进口增长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力量。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是**：（1）本文聚焦“市场边际”，基于进口市场视角对中国企业进口增长进行结构性的分解，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丰富了贸易边际的内涵，这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和创新。（2）本文从“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贸易成本效应”和“供给冲击效应”三个角度出发，对不确定性上升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渠道进行了探索，揭示了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的内在动机和路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外部冲击对企业贸易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3）本文不仅从“企业层面”进行了考察，还从“企业-产品层面”进一步进行了考察，区分了产品的异质性，重点考察了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消费品等产品进口市场变化的特点及进口增长效应，为全面、辩证理解企业的进口市场调整行为以及政策调整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特征事实；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是进一步拓展性分析；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从理论上来说，不确定性可能会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企业进口面临的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是企业优化进口市场布局的重要方式，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化解重大风险、促进进口增长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Héricourt & Nedoncelle，2018；魏浩、王超男，2022）。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视角来看，一方面，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通过“多元化效应”应对外部冲击，进口市场多元化能够减小单个市场供给高波动性对企业进口增长的影响，依靠多元化的进口市场组合分散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增强企业的进口调整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也是中国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浩等，2017）；另一方面，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通过“结构化效应”应对外部冲击，进口市场组合调整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同进口市场之间重新分配进口额以应对外部冲击，扩大企业从那些供给波动较小或者贸易成本较小的进口市场的进口，缩减企业从那些供给波动较大或者贸易成本较大的进口市场的进口，有利于优化进口市场组合、促进企业进口增长。

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抑制部分来源地出口企业的投资决策，减小当地出口企业的产出，导致部分进口市场的供给波动较大，进口贸易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扩大从这些来源地的进口（Bloom，2009）。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方式选择那些供给波动较小或者贸易成本较小的进口市场以应对不确定性、规避外部风险。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进行调整，对部分持续进口市场增加进口（扩张市场效应），同时，对部分持续进口市场减少进口（萎缩市场效应），本文将这种界定为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影响；另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在促使企业不断开拓新市场（新增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会促使企业退出部分旧市场（淘汰市场效应），本文将这种界定为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影响。然而，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表现为抑制效应还是促进效应取决于扩张市场效应与萎缩市场效应之间的大小关系，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表现为抑制效应还是促进效应取决于新增市场效应与淘汰市场效应之间的大小关系，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净效应有待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产生影响，然而，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净效应有待实证检验。

**（二）贸易成本效应**

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需要支付贸易成本，例如，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调整需要承担拓展新供货商的搜寻成本、保险费用、运输费用和关税等，企业转换进口市场也需要支付行政审批费、市场调研费、构建供货网络费、保险费用、运输费用和关税等。由此可见，在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时，贸易成本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从各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化。当企业从各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也可能随之调整。具体来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高于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5]](#footnote-6)，企业就会进一步减少在持续进口市场的进口，更加注重通过转换进口市场的方式扩大进口，在几乎不淘汰任何旧市场的同时，转而开拓更多的新市场，不断扩大从新增市场的进口，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减少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增加。反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低于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企业就会增加从持续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降低开拓新市场的积极性，甚至可能会淘汰部分旧市场，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增加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减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贸易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具体的调节效应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大小。

**（三）供给冲击效应**

除了贸易成本外，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也是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会导致各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发生变化。当各进口来源地的供给能力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也可能随之调整。具体来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如果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面临的供给冲击大于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6]](#footnote-7)，企业就会被迫减小从持续进口市场的进口，转而开拓更多的新市场，不断扩大从新增市场的进口，并且几乎不淘汰任何旧市场，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减少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增加。反之，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面临的供给冲击小于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企业就会增加从持续进口市场的进口，开拓新市场的积极性会下降，甚至可能会淘汰部分旧市场，进而导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增加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减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具体的调节效应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和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大小。

三、特征事实

**（一）进口总变化和进口净变化的对比分析**

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行为所导致的进口变化可分解为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其中，进口创造可以理解为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扩张导致的进口额增加值，进口破坏可以理解为企业淘汰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萎缩导致的进口额减少值。在此基础上，本文界定“进口总变化”和“进口净变化”的概念，进口总变化等于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之和，进口净变化等于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之差。

从已有研究来看，进口净变化仅占进口总变化的很小一部分，只看进口净变化容易忽略企业进口活动的重要环节，因此，基于进口总变化的分析比基于进口净变化的分析更能够全面描述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企业进口活动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企业层面的进口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图2显示了2001-2016年中国企业进口净变化（进口创造-进口破坏）与进口总变化（进口创造+进口破坏）比率的平均值[[7]](#footnote-8)。从绝对值上看，在2001-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进口净变化与进口总变化比率平均值的绝对值均在0.20以下，这表明中国企业进口净变化与进口总变化形成鲜明对比，进口净变化确实仅占进口总变化的一部分，不能反映企业进口变化的全貌，基于进口总变化分析中国企业的进口活动更符合现实情况。

图2 2001-2016年中国企业进口净变化与进口总变化的比率

**（二）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的分析**

图3描述了2001-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进口总变化的分解情况。图3（a）表示中国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扩张导致的进口创造；图3（b）表示中国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扩张导致进口创造的平均份额；图3（c）表示中国企业淘汰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萎缩导致的进口破坏情况；图3（d）表示中国企业淘汰进口市场和持续进口市场萎缩导致进口破坏的平均份额。其中，扩张进口市场和萎缩进口市场的贡献是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新增进口市场和淘汰进口市场的贡献是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a图和c图表明，在2001-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扩张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萎缩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波动幅度较大，而中国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淘汰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波动幅度较小，较为稳定。本文以金融危机为例进行分析，在2008-2009年期间，中国企业扩张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处在最低点，中国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反而增加（如a图所示）；中国企业萎缩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出现峰值，中国企业淘汰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如c图所示）。这从侧面说明了，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企业进口增长的不利影响，进口企业一方面可能会减少持续市场的进口额或者退出部分进口市场，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新增进口市场。

b图和d图表明，扩张市场和萎缩市场在中国企业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从历年的平均值来看，进口创造份额中的86%是扩张进口市场的贡献，仅14%是新增进口市场的贡献；进口破坏份额中的85%是萎缩进口市场的贡献，仅15%是淘汰进口市场的贡献。总的来看，“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所占进口变化的份额大概是85%，“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所占进口变化的份额大概是15%。

（a） 进口创造的分解 （b） 进口创造的份额（历年平均值）

（c） 进口破坏的分解 （d） 进口破坏的份额（历年平均值）

图3 2001-2016年中国企业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的分解情况

**（三）进口市场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

本文进一步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净变化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新增市场带来的进口创造与淘汰市场带来的进口破坏之间的差值）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扩张市场带来的进口创造与萎缩市场带来的进口破坏之间的差值）两部分，如图4所示。在2001-2016年期间，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曲线和进口净变化曲线的总体趋势保持一致，是进口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除2015年和2016年之外，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曲线一直处在零分界线的上方，即企业新增淘汰进口市场的行为能够持续为企业带来进口创造。

图4 2001-2016年中国进口净变化的分解情况

四、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借鉴Hassan et al（2019）、Caldara et al（2020）等文献的做法，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M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进口市场边际主要包括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Unctyit-1*表示企业*i*在*t-1*年面临的不确定性指数，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不确定性指数滞后1期进行回归；*Xit*表示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和融资约束等企业特征变量；*μi*和*μt*分别为企业和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回归标准误为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变量说明**

**1、进口市场边际**

本文明确提出“市场边际”，“市场边际”包括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是指新增市场、淘汰市场所导致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是指企业持续进口市场扩张、持续进口市场萎缩所导致的进口增长。借鉴Hummels & Klenow（2005）构建贸易三元边际分解框架的思路，本文尝试基于进口市场视角分解企业层面的进口增长。首先，将*i*企业在*t*年和*t-1*年进口额的比值表示成如下形式：

（2）

其中，*i*表示企业，*j*表示进口来源地，*import*表示进口额，*Ωt、Ωt-1*分别表示*i*企业在*t*年、*t-1*年的进口市场集合，*C*表示*Ωt* 和*Ωt-1*的交集，即*i*企业在*t*年、*t-1*年持续进口的市场。（2）式的第一项表示企业i进口额的两期广度比，即相比于*t-1*年，*t*年企业*i*新增淘汰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增长；第二项表示企业*i*进口额的两期深度比，即相比于*t-1*年，*t*年企业*i*调整持续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增长。

在（2）式的基础上，从进口市场视角出发，本文将企业层面的进口增长表示成如下形式：

（3）

其中，*EN*表示企业*i*新增的进口市场，*EX*表示企业*i*淘汰的进口市场，*SU*表示企业*i*持续进口的市场。

借鉴Fernandes et al（2015）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将企业*i*的进口增长分解为如下形式：

（4） （5）

（6）

其中，（5）式中的*SUE*表示企业*i*持续进口且进口额扩张的市场，*SUC*表示企业*i*持续进口且进口额萎缩的市场。（6）式第一项*Addit*表示*t*年相比于*t-1*年企业*i*由于进入新市场所增加的进口额，对应（5）式的第1项；第二项*Dropit*表示*t*年相比于*t-1*年企业*i*由于退出旧市场所减少的进口额，对应（5）式的第2项；第三项*Expansionit*表示*i*企业*t*年相比于*t-1*年已有进口市场扩张增加的进口额，对应（5）式的第3项；第四项*Contractionit*表示*i*企业*t*年相比于*t-1*年已有进口市场萎缩减少的进口额，对应（5）式的第4项。

在（6）式的基础上，本文借鉴Asquith et al（2019）的做法，采用*i*企业*t*年进口额对数值与*t-1*年进口额对数值之差衡量企业的进口增长：

（7）

在（7）式中，*i*企业的进口增长（*Netgrowth*）能够分解为四部分，即新增市场效应（*addit*）、淘汰市场效应（*dropit*）、扩张市场效应（*expansionit*）和萎缩市场效应（*contractionit*）。前两者之差（*addit-dropit*）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Extensive*），表示企业转换进口市场（新增淘汰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增长；后两者之差（*expansionit-contractionit*）为进口市场集约边际（*Intensive*），表示企业调整持续进口市场（持续进口市场扩张和持续进口市场萎缩导致的进口增长。上述变量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8）

（9）

（10）

（11）

**2、不确定性指数**

本文借鉴Yu（2015）的方法，采用以下公式将进口来源地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加权到企业层面：

（12）

其中，*importijt*表示企业*i*在*t*年从进口来源地*j*的进口额。*WUIjt*表示进口来源地*j*在*t*年的不确定性指数，不仅可以反映各国的经济不确定性，还包含政治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各国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来源于WUI（World Uncertainty Index）数据库[[8]](#footnote-9)。构建*WUI*的主要方法是统计“不确定性”及其派生词出现的频率，并通过经济学家智库（EIU）报告总字数进行标准化得到。*WUI*是第一次为大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建的不确定性面板指数，时间跨度为1950-2020年，覆盖了200万人口以上的143个国家（地区），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99%。

**3、控制变量**

*Xit*为可能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1）企业规模（ln*Size*），用全部职工人数的对数值表示；（2）劳动生产率（ln*LP*），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出除以全部职工人数的对数形式衡量；（3）资本密集度（ln*KL*），用固定资产总值与全部职工人数比值的对数形式衡量；（4）企业年龄（ln*Age*），用当年年份减企业成立时间加1的对数形式表示；（5）融资约束（*Finance*），用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差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测度，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

**（三）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三套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首先，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如下清洗：（1）剔除职工人数不足8人的观测值；（2）删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包括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以及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察值；（3）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值。其次，本文采用进口来源地代码匹配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然后，本文进一步利用企业名称和电话、邮编等信息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后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为了剔除企业进入退出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是至少连续进口两年的企业样本。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名 | 含义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Netgrowth* | 进口增长 | 272000 | 0.004 | 1.503 | -13.109 | 12.892 |
| *Extensive* |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 272000 | 0.004 | 1.017 | -12.842 | 12.685 |
| *Intensive* |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 272000 | 0 | 1.025 | -12.508 | 11.799 |
| *Unctyt* | 不确定性指数 | 272000 | 0.167 | 0.109 | 0 | 0.854 |
| ln*Size* | 企业规模 | 272000 | 5.627 | 1.191 | 2.079 | 12.316 |
| ln*LP* | 劳动生产率 | 272000 | 5.741 | 1.163 | -4.810 | 15.053 |
| ln*KL* | 资本密集度 | 271000 | 4.019 | 1.527 | -6.613 | 14.361 |
| ln*Age* | 企业年龄 | 272000 | 2.178 | 0.636 | 0 | 7.497 |
| *Finance* | 融资约束 | 271000 | 0.013 | 0.667 | -115.324 | 99.833 |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1）-（3）列为仅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同时控制滞后1期的企业进口规模（ln*Importvalue*）和进口市场数量（*MarNum*）的回归结果；第（4）-（6）列为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的回归结果。本文以第（4）-（6）列的回归结果为准进行分析。第（4）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上升10%，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增加3.06%，表明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企业进口增长的影响为正，即不确定性上升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口增长。第（5）-（6）列从进口市场边际视角对第（4）列的结论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不确定性上升10%，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4.34%，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1.28%，表明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 | | | 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Netgrowth* | *Extensive* | *Intensive* | *Netgrowth* | *Extensive* | *Intensive*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289\*\*\* | 0.446\*\*\* | -0.157\*\*\* | 0.306\*\*\* | 0.434\*\*\* | -0.128\*\*\* |
| (0.031) | (0.023) | (0.020) | (0.056) | (0.042) | (0.033) |
| *MarNum* | -0.033\*\*\* | -0.027\*\*\* | -0.006\*\*\* |  |  |  |
| (0.001) | (0.001) | (0.000) |  |  |  |
| ln*Importvalue* | -0.125\*\*\* | -0.035\*\*\* | -0.090\*\*\* |  |  |  |
| (0.002) | (0.002) | (0.001) |  |  |  |
| ln*Sizeit* |  |  |  | 0.059\*\*\* | 0.020\*\*\* | 0.039\*\*\* |
|  |  |  | (0.010) | (0.006) | (0.007) |
| ln*LPit* |  |  |  | 0.122\*\*\* | 0.033\*\*\* | 0.088\*\*\* |
|  |  |  | (0.008) | (0.005) | (0.005) |
| ln*KLit* |  |  |  | -0.065\*\*\* | -0.028\*\*\* | -0.037\*\*\* |
|  |  |  | (0.006) | (0.004) | (0.005) |
| ln*Age* |  |  |  | -0.212\*\*\* | -0.061\*\*\* | -0.151\*\*\* |
|  |  |  | (0.018) | (0.012) | (0.012) |
| *Finance* |  |  |  | 0.063\*\*\* | 0.036\*\*\* | 0.027\*\*\* |
|  |  |  | (0.013) | (0.010) | (0.008) |
| *Constant* | 1.717\*\*\* | 0.518\*\*\* | 1.198\*\*\* | -0.346\*\*\* | -0.123\*\* | -0.223\*\*\* |
| (0.028) | (0.020) | (0.019) | (0.095) | (0.061) | (0.069)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688721 | 688721 | 688721 | 246643 | 246643 | 246643 |
| *R*2 | 0.199 | 0.189 | 0.205 | 0.203 | 0.203 | 0.219 |

注：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表均同。

**（二）内生性处理**

虽然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已将不确定性指数滞后1期进行回归，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互相影响以及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继续采用两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1、使用倍差法检验**

本文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准自然实验，将2006-2007年定义为危机前时期（*Postt=0*），将2008-2009年定义为危机后时期（*Postt=1*），借鉴刘京军等（2020）的做法，采用如下模型进行实证估计：

（13）

（14）

方程（13）是广义倍差法回归模型，方程（14）是传统的倍差法回归模型。模型（14）中的处理组，即

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大的企业按照如下方式定义：（1）计算进口来源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WUI*指数平均值的增长率（*growth*）；（2）将*growth*超过75分位数的来源地记为*WUI*提高较多的进口市场；（3）分别计算出企业2006年和2007年在这些进口市场的平均进口份额，记为*ImportShare*，*ImportShare*越大，代表企业遭受的不确定性冲击越大；（4）计算出*ImportShare*的中位数，若企业的*ImportShare*大于*ImportShare*中位数的两倍，则该企业属于处理组（*Treat=1*），否则属于控制组（*Treat=0*）。模型（13）中的*ImportShare*总体上为正数。模型（13）和模型（14）的交互项估计系数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第（1）-（6）列所示，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后，与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小的企业相比，遭受不确定性冲击较大的企业进口增长增加的更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的更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的更多，说明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效应，对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效应，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3 内生性处理的估计结果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义倍差法 | | | 传统倍差法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Post\*ImportShare* | 0.076\*\* | 0.127\*\*\* | -0.051\*\* |  |  |  |
| (0.032) | (0.020) | (0.023) |  |  |  |
| *Post\*Treat* |  |  |  | 0.051\*\* | 0.096\*\*\* | -0.045\*\*\* |
|  |  |  | (0.023) | (0.015) | (0.016)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64996 | 64996 | 64996 | 65148 | 65148 | 65148 |
| *R*2 | 0.267 | 0.257 | 0.298 | 0.267 | 0.257 | 0.298 |

**2、采用不同的加权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

本文分别采用企业在进口来源地的初始年份进口份额以及前三年的平均进口份额作为权重，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数，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企业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从而不确定性上升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是稳健的。

表4 内生性处理的估计结果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照初始年份进口份额加权 | | | 按照前三年平均进口份额加权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1.478\*\*\* | 1.558\*\*\* | -0.080\*\*\* | 0.174\*\*\* | 1.218\*\*\* | -1.044\*\*\* |
| (0.042) | (0.033) | (0.024) | (0.052) | (0.036) | (0.034)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44521 | 244521 | 244521 | 221570 | 221570 | 221570 |
| *R*2 | 0.212 | 0.222 | 0.219 | 0.206 | 0.212 | 0.227 |

**（三）稳健性检验**

（1）使用移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不确定性指数。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UI）数据库中还提供了移动加权平均后的*WUI*指标，该指标的主要特点是某个国家（地区）某一季度的*WUI*数据将通过其他三个季度的数据移动加权平均得到，为了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移动加权平均后的*WUI*指标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第（1）-（3）列所示，结果是稳健的。

（2）排除汇率波动因素的干扰。进口来源地的冲击除了包含WUI数据库所统计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汇率波动也是进口来源地的另一种冲击。进口来源地的汇率波动也可能促使进口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即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也可能是进口来源地的汇率波动导致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排除汇率波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借鉴Héricourt & Nedoncelle（2018）的做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汇率波动指标（*RER\_volatility*），并将其滞后1期变量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表5第（4）-（6）列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汇率波动因素之后，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移动加权平均的WUI指标 | | | 控制企业的汇率波动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904\*\*\* | 1.279\*\*\* | -0.375\*\*\* | 0.248\*\*\* | 0.423\*\*\* | -0.175\*\*\* |
| (0.176) | (0.134) | (0.104) | (0.062) | (0.045) | (0.039) |
| *RER\_volatility* |  |  |  | -0.504 | -0.655\*\*\* | 0.152 |
|  |  |  | (0.327) | (0.247) | (0.199)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46765 | 246765 | 246765 | 208692 | 208692 | 208692 |
| *R*2 | 0.203 | 0.202 | 0.219 | 0.215 | 0.221 | 0.221 |

（3）排除企业出口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企业往往是不确定性变动的直接受影响者，相比于只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同时从事进口和出口贸易的企业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从这个维度来看，企业的出口规模也可能影响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企业的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因此，为了排除企业出口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将企业出口规模的对数（ln*Exportvalue*）放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表6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企业出口因素之后，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系数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结果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控制企业的出口 | | | 控制变量滞后1期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291\*\*\* | 0.423\*\*\* | -0.131\*\*\* | 0.354\*\*\* | 0.474\*\*\* | -0.120\*\*\* |
| (0.060) | (0.046) | (0.035) | (0.069) | (0.051) | (0.042) |
| ln*Exportvalue* | 0.117\*\*\* | 0.031\*\*\* | 0.086\*\*\* |  |  |  |
| (0.005) | (0.003) | (0.003) |  |  |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11933 | 211933 | 211933 | 151805 | 151805 | 151805 |
| *R*2 | 0.210 | 0.204 | 0.228 | 0.205 | 0.206 | 0.227 |

（4）控制变量滞后1期。在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等企业特征变量影响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同时，企业进口市场边际的调整也可能会影响这些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因此，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全部滞后1期，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第（4）-（6）列所示，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四）企业异质性分析**

**1、单一市场企业和多市场企业**

按照进口来源地的个数，本文将进口企业划分为单一市场企业（*MultiMarket=0*）和多市场企业（*MultiMarket=1*）。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ty*）与*MultiMarket*的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单一市场企业和多市场企业的进口增长分别增加1.39%和5.23%，其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3.13%和7.55%，其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减少1.73%。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单一市场企业相比，多市场企业不仅能够凭借丰富的进口经验降低进入新市场的沉没成本，而且多市场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更有动力去开拓新市场，也更有能力支付企业开拓新市场的成本，因此，不确定性对多市场企业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均显著大于单一市场企业。

表7 企业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一市场企业和多市场企业 | | | 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139\*\*\* | 0.313\*\*\* | -0.173\*\*\* | 0.340\*\*\* | 0.516\*\*\* | -0.176\*\*\* |
| (0.053) | (0.039) | (0.033) | (0.068) | (0.050) | (0.042) |
| *Uncty\*MultiMarket* | 0.384\*\*\* | 0.442\*\*\* | -0.058 |  |  |  |
| (0.105) | (0.075) | (0.069) |  |  |  |
| *MultiMarket* | -1.046\*\*\* | -0.841\*\*\* | -0.205\*\*\* |  |  |  |
| (0.017) | (0.013) | (0.010) |  |  |  |
| *Unctyt-1\*HighLP* |  |  |  | -0.060 | -0.138\*\*\* | 0.078\* |
|  |  |  | (0.069) | (0.048) | (0.046) |
| *HighLP* |  |  |  | 0.101\*\*\* | 0.066\*\*\* | 0.036\*\*\* |
|  |  |  | (0.014) | (0.010) | (0.009)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45548 | 245548 | 245548 | 246891 | 246891 | 246891 |
| *R*2 | 0.238 | 0.252 | 0.221 | 0.203 | 0.203 | 0.218 |

**2、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

本文将进口企业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HighLP=1*）和低生产率企业（*HighLP=0*）。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ty*）与*HighLP*的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第（4）-（6）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口增长均增加3.40%，其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5.16%和3.78%，其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分别减少1.76%和0.98%。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越能够有效应对现有进口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冲击，越可能会坚守现有进口市场，不会轻易退出现有进口市场，因此，不确定性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均小于低生产率企业。

**（五）影响渠道的检验**

**1、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

理论分析表明，不确定性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和进口市场扩展边际产生影响，但是，具体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净效应有待实证检验。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渠道是否成立，本文分别基于企业视角和进口来源地视角进行验证。

（1）基于企业视角的分析。本文按照公式（7）将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进一步划分为“新增市场效应”和“淘汰市场效应”，将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进一步划分为“扩张市场效应”和“萎缩市场效应”，并分别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第（1）-（2）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新增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增加1.78%，淘汰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减少2.57%，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增加4.35%，说明不确定性在导致企业开拓新市场的同时，并不会导致企业淘汰旧市场，即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第（3）-（4）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扩张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减少0.37%，淘汰市场带来的进口增长就增加0.92%，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1.29%，说明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在持续进口市场内部进行调整，但主要表现为对部分持续市场减少进口，即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总的来看，不确定性能够促使企业通过调整进口市场组合来影响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并且，其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促进效应显著大于其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抑制效应，总体表现为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

表8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的回归结果Ⅰ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 |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 |
|  | 新增市场效应  (*addit*) | 淘汰市场效应  (*dropit*) | 扩张市场效应  (*expansionit*) | 萎缩市场效应  (*contractionit*) |
|  | （1） | （2） | （3） | （4） |
| *Uncty* | 0.178\*\*\* | -0.257\*\*\* | -0.037\* | 0.092\*\*\* |
| (0.028) | (0.026) | (0.020) | (0.021)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46643 | 246643 | 246643 | 246643 |
| *R*2 | 0.335 | 0.351 | 0.270 | 0.285 |

（2）基于进口来源地视角的分析。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15）

（16）

其中，*i*表示企业，*j*表示进口来源地，*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yijt*分别表示企业*i*在*t*年从现有特定进口来源地*j*的进口额以及企业*i*在*t*年从除进口来源地*j*之外其他来源地的进口额之和。被解释变量*yit*分别表示企业*i*在*t*年的新增进口市场数目和淘汰进口市场数目。*unctyjt-1*表示进口来源地*j*在*t-1*年的不确定性指数；*unctyit-1*表示企业*i*在*t-1*年的不确定性指数。*x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和融资约束等企业特征变量。*xjt*表示*t*年进口来源地*j*的特征变量，包括进口来源地*GDP*的对数（ln*GDP*）、进口来源地的出口价格指数（*Price\_level*）[[9]](#footnote-10)。*μij、μi、φt*分别表示企业-来源地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第（1）-（2）列的结果表明，特定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对现有特定来源地进口额的系数显著为负，对现有其他来源地进口额之和的系数为正、不显著，说明某一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降低进口企业从该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但并不会导致企业从现有其他来源地的进口额增加，即进口来源地不确定性上升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第（3）-（4）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企业新增进口市场数目的系数显著为正，对企业淘汰进口市场数目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不确定性上升在促使企业从新市场进口的同时，并不会使得企业退出旧进口市场，即不确定性上升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9 进口市场组合调整效应的回归结果Ⅱ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市场集约边际 | | 进口市场扩展边际 | |
| 被解释变量 | 现有特定来源地  进口额 | 现有其他来源地  进口额之和 | 新增市场数目 | 淘汰市场数目 |
|  | （1） | （2） | （3） | （4） |
| *Uncty* | -0.148\*\* | 0.004 | 0.109\*\* | -0.149\*\*\* |
| (0.069) | (0.047) | (0.045) | (0.040) |
| ln*GDP* | -0.055 | -0.354\*\* |  |  |
| (0.191) | (0.138) |  |  |
| *Price\_level* | -2.895\*\* | 0.449 |  |  |
| (1.157) | (0.603) |  |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来源地固定 | 是 | 是 |  |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  | 是 | 是 |
| *N* | 721404 | 721404 | 244862 | 244862 |
| *R*2 | 0.801 | 0.872 | 0.487 | 0.451 |

注：第（1）-（2）列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进口来源地-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3）-（4）列括号内的值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贸易成本效应**

贸易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大小。为了验证“贸易成本效应”是否成立，本文首先要构建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指标，具体的构建步骤如下：

（1）测算中国从各进口来源地进口的贸易成本。本文借鉴綦建红等（2020）、李自若等（2022）的做法，可得到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双边国家贸易成本（*Tradecost*）：

（17）

其中，*xii*和*xj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国内贸易额，*xij*和*xji*分别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σ*表示替代弹性。由于一国的国内贸易额无法直接获得，本文借鉴Wei（1996）的做法，一国的国内贸易额等于总收入减去总出口，如。其中，*s*为*GDP*中可贸易品份额，将*s*取值为0.8。由于很难估计出一个确定的*σ*值，本文参照Anderson & Wincoop（2004）的做法，替代弹性*σ*取值为8。在上述公式的基础上，本文计算出2000-2013年中国与进口来源地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Tradecost*）。其中，中国与各国的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各国的*GDP*和总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2）计算企业在持续进口来源地的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来源地的贸易成本。本文将企业在进口来源地*j*的进口占企业总进口的比重作为权重，采用以下公式分别计算得到企业从持续进口市场进口的贸易成本（*CTC*）和企业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STC*）：

（18）

（19）

其中，*i*表示企业，*j*表示进口来源地，*t*表示年份，*import*表示进口额。*SU*表示持续进口市场集合，即*i*企业在*t-1*年和*t*年持续进口的来源地，*EN*表示相比于*t-1*年企业*i*在*t*年新增的进口市场集合，*EX*表示相比于*t-1*年企业*i*在*t*年淘汰的进口市场集合。*tradecostjt*表示*t*年中国从*j*国进口需要的贸易成本。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添加不确定性（*Uncty*）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CTC*）、不确定性（*Uncty*）与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STC*）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第（1）-（3）列为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在不确定性与企业进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中没有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第（4）-（6）列为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表明，当持续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增大，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增大；当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减小。即证贸易成本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贸易成本和转换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大小。

表10 贸易成本效应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持续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CTC*） | | | 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STC*）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435\*\*\* | 0.533\*\*\* | -0.098\*\* | 0.354\*\*\* | 0.451\*\*\* | -0.097\*\* |
| (0.057) | (0.038) | (0.039) | (0.060) | (0.044) | (0.038) |
| *CTC* | 0.233\*\*\* | 0.511\*\*\* | -0.278\*\*\* |  |  |  |
| (0.032) | (0.024) | (0.018) |  |  |  |
| *Uncty\*CTC* | 0.005 | 0.507\*\*\* | -0.502\*\*\* |  |  |  |
| (0.224) | (0.157) | (0.143) |  |  |  |
| *STC* |  |  |  | -0.482\*\*\* | -0.581\*\*\* | 0.099\*\*\* |
|  |  |  | (0.026) | (0.020) | (0.014) |
| *Uncty\*STC* |  |  |  | -1.873\*\*\* | -2.110\*\*\* | 0.237\* |
|  |  |  | (0.241) | (0.189) | (0.128)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74009 | 174009 | 174009 | 183133 | 183133 | 183133 |
| *R*2 | 0.220 | 0.249 | 0.219 | 0.205 | 0.219 | 0.216 |

**3、供给冲击效应**

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和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大小。为了验证“供给冲击效应”是否成立，本文借鉴Mayer et al（2021）构建外部需求冲击指标的做法，以进口来源地的进口份额为权重，将进口来源地对除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10]](#footnote-11)变动率的绝对值进行加权，采用公式（18）和公式（19）类似的方法分别构建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指标（*CSS*）和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指标（*SSS*）。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添加不确定性（*Uncty*）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CSS*）、不确定性（*Uncty*）与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SSS*）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第（1）-（3）列为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关系中没有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第（4）-（6）列为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表明，当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增大；当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较高时，不确定性对进口增长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减小，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也减小。即证供给冲击在不确定性与进口市场边际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取决于持续进口市场供给冲击和转换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大小。

表11 供给冲击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持续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CSS*） | | | 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SSS*）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  | （1） | （2） | （3） | （4） | （5） | （6） |
| *Uncty* | 0.291\*\*\* | 0.376\*\*\* | -0.114\*\*\* | 0.321\*\*\* | 0.403\*\*\* | -0.106\*\*\* |
| (0.050) | (0.028) | (0.034) | (0.052) | (0.033) | (0.032) |
| *CSS* | 0.346\*\*\* | 0.860\*\*\* | -0.547\*\*\* |  |  |  |
| (0.072) | (0.042) | (0.048) |  |  |  |
| *Uncty\*CSS* | -1.158\*\*\* | -0.230 | -0.796\*\*\* |  |  |  |
| (0.417) | (0.221) | (0.300) |  |  |  |
| *SSS* |  |  |  | -2.470\*\*\* | -2.893\*\*\* | 0.529\*\*\* |
|  |  |  | (0.119) | (0.080) | (0.062) |
| *Uncty\*SSS* |  |  |  | -7.276\*\*\* | -8.694\*\*\* | 1.738\*\*\* |
|  |  |  | (1.143) | (0.785) | (0.603)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89759 | 189759 | 189759 | 199447 | 199447 | 199447 |
| *R*2 | 0.222 | 0.238 | 0.225 | 0.208 | 0.223 | 0.221 |

六、进一步拓展性分析

**（一）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调整行为的影响**

借鉴相关文献对产品组合的研究方法，本文从进口市场转换率、进口市场多元化、进口市场集中度和进口市场相似性等多个角度出发，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调整行为的影响。

（1）进口市场转换率。在以往研究产品转换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构建进口市场新增率（*AddRate*）和进口市场淘汰率（*DropRate*）[[11]](#footnote-12)，并考察不确定性指数对进口市场转换率的影响。表12第（1）-（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进口市场新增率，显著降低企业的进口市场淘汰率。这说明，在遭遇不确定性冲击后，为了确保进口持续增长以及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对企业的消极影响，企业在保持原有进口来源地数量不变的基础上，也可能会从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新来源地进口，即企业通过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分散或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贸易损失。

表12 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调整行为的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市场转换 | | 多元化 | 进口市场集中度 | | | 进口市场相似性 | | |
| 因变量 | *AddRate* | *DropRate* | *MarNum* | *HHI* | *Core\_ratio* | *Core\_2nd* | *GSI* | *ISI* | *LSI*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Uncty* | 0.017\* | -0.068\*\*\* | 0.444\*\*\* | -0.015\*\* | -0.026\*\*\* | -0.124\*\* | -0.648 | 0.029 | -0.808 |
| (0.009) | (0.009) | (0.067) | (0.006) | (0.008) | (0.053) | (1.073) | (1.295) | (0.530) |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244773 | 244773 | 245350 | 245350 | 245320 | 188868 | 244691 | 244691 | 244691 |
| *R*2 | 0.407 | 0.405 | 0.876 | 0.714 | 0.680 | 0.616 | 0.305 | 0.370 | 0.328 |

（2）进口市场多元化。本文将企业进口来源地数量（*MarNum*）作为进口市场多元化的衡量指标，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2第（3）列所示，不确定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不确定性上升扩大了企业进口贸易对象的数量，即促进了企业进口市场的多元化。

（3）进口市场集中度。借鉴魏浩、张宇鹏（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第一大市场进口额在企业进口总额中的比重（*Core\_ratio*）、第一大市场与第二大市场进口额的比值（*Core\_2nd*）衡量企业的进口市场集中度。表12第（4）-（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不确定性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不确定性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进口市场集中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遭遇不确定性冲击时，为了分散风险、保持进口稳定，企业不仅会选择从核心市场进口，也会选择从非核心市场或边缘市场进口，从而降低了企业进口市场的集中度。

（4）进口市场相似性。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企业对进口市场的选择是否取决于该市场与已有市场的相似度？本文分别从所属地理区域、收入类别和官方语言三个维度衡量企业内部新增市场和已有市场之间的相似性，各国所属收入类别、地理区域类别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国官方语言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本文借鉴Glick & Rose（1999）的做法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企业内部新增市场与已有市场之间的地理相似度、收入相似度和官方语言相似度（*RV*）：

（20）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c*表示已有进口市场，*a*表示新增市场，*k*表示不同的地理区域（或收入类别或语言分类），*x*表示进口额。*RV*的数值在0~100之间，该指数越大，说明企业新增市场和已有市场的地理区域（或收入类别或语言分类）越相似；该指数越小，说明企业新增市场和已有市场的地理区域（或收入类别或语言分类）越有明显差别。

本文分别将企业新增市场和已有进口市场之间的地理相似度（*GSI*）、收入相似度（*ISI*）和官方语言相似度（*LSI*）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滞后1期的不确定性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多个企业特征变量，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2第（7）-（9）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新增市场与已有市场之间的地理相似度、收入相似度和语言相似度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与预期不同。通常情况下，企业往往会优先新增那些与已有市场地理距离较近、收入水平相同、官方语言类似的进口来源地，这不仅有利于企业降低贸易成本，而且企业从类似市场的进口经验也较为丰富。但是，当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可能不再把降低贸易成本作为选择进口市场的主要衡量标准，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新增一些不确定性较小的进口市场，试图通过优化进口市场组合来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不会优先转向那些地理距离较近、收入水平相同、语言类似的进口来源地。

**（二）不确定性上升与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市场边际**

**1、总体影响**

基准回归部分是从企业层面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口增长、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并没有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产品层面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维度聚焦于企业-HS 6位码产品层面，通过构建企业-产品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计算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市场边际，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3第（1）-（3）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与企业-产品层面并无显著差异，即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由于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不确定性总体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进口增长。

为了深入考察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产品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本文对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市场边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解，将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解为新增市场效应和淘汰市场效应，将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分解为扩张市场效应和萎缩市场效应，回归结果如表13第（4）-（7）列所示。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进一步分解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与企业-产品层面是相同的，即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新增市场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淘汰市场效应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的扩张市场效应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萎缩市场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13 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企业-产品层面的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新增市场效应 | 淘汰市场效应 | 扩张市场效应 | 萎缩市场效应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Uncty* | 0.217\*\*\* | 0.314\*\*\* | -0.097\*\*\* | 0.116\*\*\* | -0.198\*\*\* | -0.028\*\* | 0.069\*\*\* |
| (0.030) | (0.016) | (0.024) | (0.010) | (0.011) | (0.013) | (0.015)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产品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产品-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 *R*2 | 0.237 | 0.255 | 0.243 | 0.394 | 0.405 | 0.304 | 0.321 |

**2、基于进口产品技术水平分类的分析**

本文在魏浩等（2016）做法的基础上，将进口产品划分为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如果企业的进口产品为高技术产品，*HT*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ty*）与高技术产品虚拟变量（*HT*）的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4所示。第（1）-（3）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增长均增加1.97%，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2.90%和3.77%，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减少0.93%。第（4）-（6）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非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新增市场效应均增加1.15%，淘汰市场效应分别减少1.75%和2.56%，扩张市场效应均减少0.30%，萎缩市场效应均增加0.63%。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显著大于非高技术产品，主要得益于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淘汰市场效应的负效应显著大于非高技术产品。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高技术产品往往很难被替代，企业所需的高技术产品也只能从某些特定的来源地进口，其他来源地往往没有供给能力，因此，当遇到不确定性冲击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会选择继续坚守已有进口市场，退出已有进口市场的可能性较低。

表14 按照进口产品技术水平分类的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新增市场效应 | 淘汰市场效应 | 扩张市场效应 | 萎缩市场效应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Uncty* | 0.197\*\*\* | 0.290\*\*\* | -0.093\*\*\* | 0.115\*\*\* | -0.175\*\*\* | -0.030\* | 0.063\*\*\* |
| (0.035) | (0.019) | (0.028) | (0.012) | (0.013) | (0.016) | (0.017) |
| *Uncty\*HT* | 0.073 | 0.087\*\* | -0.014 | 0.006 | -0.081\*\*\* | 0.006 | 0.020 |
| (0.067) | (0.037) | (0.054) | (0.023) | (0.024) | (0.031) | (0.033)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产品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产品-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126003 | 1126003 | 1126003 | 1126003 | 1126003 | 1126003 | 1126003 |
| *R*2 | 0.237 | 0.254 | 0.243 | 0.394 | 0.404 | 0.304 | 0.321 |

**3、基于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分析**

根据联合国对大宗商品的分类方法，本文界定进口产品是否为大宗商品的虚拟变量（*Commodity*），如果企业的进口产品为大宗商品，则*Commodity*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加入不确定性*（Uncty*）与大宗商品虚拟变量（*Commodity*）交互项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5所示。第（1）-（3）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进口增长分别增加2.12%和7.12%，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3.12%和5.38%，非大宗商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减少1%，大宗商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增加1.74%。第（4）-（7）列进一步分解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新增市场效应分别增加1.14%和2.53%，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淘汰市场效应都减少1.97%，扩张市场效应也都减少0.29%，非大宗商品的萎缩市场效应增加0.71%，大宗商品的萎缩市场效应减少1.22%。

由此可见，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大于非大宗商品；不确定性对非大宗商品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大宗商品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新增市场效应的正效应大于非大宗商品，不确定性对非大宗商品萎缩市场效应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对大宗商品萎缩市场效应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大宗商品主要生产国的出口供应受限，在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需求仍然保持旺盛的前提下，与非大宗商品相比，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更可能不断上涨，进而会增加企业的原材料生产成本、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减小单个进口市场不确定冲击的影响，企业很有可能会拓宽大宗商品的国际供应渠道，开拓新的进口渠道，扩大进口来源（魏浩、刘佩鑫，2021），因此，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进口市场扩展边际、新增市场效应的正向影响大于非大宗商品。此外，中国对部分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且中国对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缺乏定价权，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形下，为了保障大宗商品的供应稳定，企业不会轻易减少在原有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因此，与非大宗商品相比，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萎缩市场效应具有负向影响，对大宗商品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正向影响。

表15 非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新增市场效应 | 淘汰市场效应 | 扩张市场效应 | 萎缩市场效应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Uncty* | 0.212\*\*\* | 0.312\*\*\* | -0.100\*\*\* | 0.114\*\*\* | -0.197\*\*\* | -0.029\*\* | 0.071\*\*\* |
| (0.030) | (0.017) | (0.024) | (0.010) | (0.011) | (0.014) | (0.015) |
| *Uncty\*Commodity* | 0.500\*\*\* | 0.226\*\* | 0.274\*\* | 0.139\* | -0.086 | 0.082 | -0.193\*\* |
| (0.167) | (0.110) | (0.123) | (0.074) | (0.072) | (0.070) | (0.079)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产品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产品-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1138677 |
| *R*2 | 0.237 | 0.255 | 0.243 | 0.394 | 0.405 | 0.304 | 0.321 |

**4、基于进口产品BEC分类的分析**

本文按照经济大类（BEC标准）将进口产品划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并将进口的资本品作为基准组，设置中间品（*RIMP*）和消费品（*CIMP*）两个虚拟变量，加入不确定性（*Uncty*）与上述两个虚拟变量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6所示。第（1）-（3）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增长均增加2.96%，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分别增加5.06%、2.8%和3.62%，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减少2.1%，消费品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增加0.03%。第（4）-（6）列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增加10%，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的新增市场效应均增加1.62%，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的淘汰市场效应分别减少3.44%、1.77%和1.8%，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萎缩市场效应分别增加1.61%和0.62%，消费品的进口市场萎缩效应减少0.32%。

在上述回归结果中，值得关注的是，不确定性对消费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消费品的进口市场萎缩效应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消费需求日益扩张，消费品进口规模亟需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促使企业开拓新市场，扩大从新市场的消费品进口，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国内急剧扩张的消费需求，企业不会轻易减少在原有进口来源地的消费品进口额。这说明不确定性上升对我国的消费品进口具有正向影响，我国的消费品进口持续增长，从侧面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表16 按照BEC标准分类的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口增长 | 扩展边际 | 集约边际 | 新增市场效应 | 淘汰市场效应 | 扩张市场效应 | 萎缩市场效应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 *Unctyt-1* | 0.296\*\*\* | 0.506\*\*\* | -0.210\*\*\* | 0.162\*\*\* | -0.344\*\*\* | -0.049 | 0.161\*\*\* |
| (0.094) | (0.056) | (0.072) | (0.035) | (0.035) | (0.041) | (0.044) |
| *Unctyt-1\*RIMP* | -0.101 | -0.226\*\*\* | 0.124 | -0.059 | 0.167\*\*\* | 0.025 | -0.099\*\* |
| (0.099) | (0.059) | (0.076) | (0.037) | (0.037) | (0.044) | (0.047) |
| *Unctyt-1\*CIMP* | 0.069 | -0.144\* | 0.213\* | 0.020 | 0.164\*\*\* | 0.020 | -0.193\*\*\* |
| (0.152) | (0.087) | (0.119) | (0.055) | (0.056) | (0.068) | (0.074) |
| 企业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企业-产品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产品-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N* | 1135344 | 1135344 | 1135344 | 1135344 | 1135344 | 1135344 | 1135344 |
| *R*2 | 0.237 | 0.255 | 0.243 | 0.394 | 0.405 | 0.304 | 0.321 |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使用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WUI数据库合并的微观化企业数据，聚焦“市场边际”，将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分解为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系统考察了中国企业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特征事实，探究了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效应和渠道，并从多个角度出发，考察了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调整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1）特征事实的分析表明，进口净变化仅占进口总变化的一部分，不能反映中国企业进口变化的全貌，基于进口总变化分析中国企业的进口活动更符合现实情况；中国企业扩张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和萎缩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波动幅度较大，中国企业新增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创造和淘汰进口市场导致的进口破坏波动幅度较小；扩张市场和萎缩市场在中国企业进口创造和进口破坏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进口市场集约边际是进口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进口市场扩展边际能够持续为企业带来进口创造。

（2）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中国企业的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由于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不确定性显著促进中国企业进口增长。影响渠道检验表明，不确定性上升能够通过促使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影响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上升影响企业进口增长和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不确定性对多市场企业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均显著大于单一市场企业，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均显著小于低生产率企业。

（3）不确定性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进口市场新增率、显著降低企业的进口市场淘汰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进口市场多元化、显著降低企业的进口市场集中度，对新增市场与已有市场之间的地理相似度、收入相似度和语言相似度均没有显著影响。

（4）不确定性对进口市场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产品层面与企业层面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从不同类型产品来看，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大于非高技术产品；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不确定性对消费品的进口增长、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也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面对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为了保持进口持续增长，进口企业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从而对进口企业的进口市场边际产生影响，但是，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类型产品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高度重视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战略作用，充分发挥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对进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不确定性上升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的进口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企业进口市场扩展边际的正效应较大，弥补了其对进口市场集约边际的负效应。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又是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结果。因此，国家政府要高度重视进口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战略作用，充分发挥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对进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引导并支持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在努力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降低进口企业开拓新市场成本的同时，也要给予进口企业必要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以减少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组合的资本约束，鼓励企业不断开辟新的进口来源地，不断扩大从新进口来源地的进口；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要根据企业异质性给予适当的鼓励，要特别支持和引导单一市场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主动调整进口市场，尽可能通过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实现企业进口增长。

**（2）全力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尽可能降低企业调整进口市场的各种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本文的研究表明，贸易成本和供给冲击是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市场边际的重要调节机制。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下，为了实现进口持续增长，国家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双边或多边经贸对话，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措施，积极参与构建新时代、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扩大朋友圈，全力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尽可能地降低进口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在调整进口市场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各种贸易成本以及需要面对的各种供给冲击。此外，如何及时动态调整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进口的便利化、不断降低进口企业的各类可变贸易成本也是国家政府需要重视的工作。

**（3）区分对待不同产品进口市场变化行为，最大程度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和消费品进口市场边际的影响具有特殊性，因此，国家政府要尤其关注高技术产品、大宗商品、消费品等不同类型产品进口市场变化的特点及其进口增长效应，具体来看：对于高技术产品进口企业而言，由于高技术产品通常只能从某些特定的来源地进口，短期内很难在其他国家找到可替代的产品，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高技术产品进口企业尤其要重视已有市场，坚守已有市场，以保证企业所需高技术产品进口供给充足。对于大宗商品进口企业和消费品进口企业而言，由于不确定性对大宗商品、消费品的进口市场扩展边际和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形下，进口企业除了要不断开拓新的进口市场，也要高度重视已有进口市场的重要作用，以充分发挥进口市场集约边际对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和消费品进口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李自若 杨汝岱 黄桂田，2022：《内贸成本、外贸成本与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刘京军 鲁晓东 张健，2020：《中国进口与全球经济增长：公司投资的国际证据》，《经济研究》第8期。

綦建红 尹达 刘慧，202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金融研究》第5期。

王璐航 首陈霄，2019：《中国入世与出口增长：关于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的再检验》，《经济学（季刊）》第2期。

魏浩 李翀 赵春明，2017：《中间品进口的来源地结构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世界经济》第6期。

魏浩 刘佩鑫，2021：《中国大宗商品进口价格过快上涨的原因、影响与对策》，《改革》第12期。

魏浩 王超男，2022：《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出口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市场转换和产品转换的对比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魏浩 张宇鹏，2020：《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世界经济》第6期。

魏浩 赵春明 李晓庆，2016：《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2000-2014年》，《世界经济》第4期。

袁莉琳 李荣林 季鹏，2020：《出口需求冲击、产品组合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

钟腾龙 余淼杰，2020：《外部需求、竞争策略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

Anderson, J. E. & E. Van Wincoop(2004), “Trade co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2(3): 691-751.

Asquith, B. et al(2019), “Us job flows and the china sho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18: 123-137.

Bernard, A.B. et al(2009), “The Margins of U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2):487-493.

Bloom, N.(2009),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shocks”, *Econometrica*77(3): 623-685.

Caldara, D. et al(2020),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09: 38-59.

Carballo, J. et al(2018), “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4368.

De Sousa, J. et al(2020), “Export decision under risk”,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21: 103342.

Feng, L. et al(2017),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6: 20-36.

Fernandes, A.M. et al(2015), “Exporter Behavior, Country Size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Exporter Dynamics Databas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19:121-137.

Flach, L. et al(2021), “Corporate taxes and multi-product exporter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rade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32: 103515.

Fontagné, L. & G.Orefice(2018), “Let’s try next door: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multi-destination firm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01: 643-663.

Glick, R. & A.K.Rose(1999), “Contagion and trade: why are currency crises regio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8(4): 603-617.

Goldberg, P.K. et al(2010),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turnov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vidence from Ind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2(4): 1042-1049.

Handley, K.(2014),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1): 50-66.

Handley,K. & N.Limao(2017),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 2731-83.

Hassan, T.A. et al(2019), “Firm-level political risk: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34(4): 2135-2202.

Helpman. E. et al(2008),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3(2):441-487.

Héricourt, J. & C. Nedoncelle(2018), “Multi-destination firms and the impact of exchange-rate risk on trad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6(4): 1178-1193.

Hummels, D. & P.J. Klenow(2005),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5(3): 704-723.

Iacovone,L. & B.S.Javorcik(2010), “Multi‐product exporters: Product churning, uncertainty and export discove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120(544): 481-499.

Imbruno, M. (2019), “Im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7(4): 806-826.

Kropf, A. & P. Sauré(2014), “Fixed costs per shi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2(1): 166-184.

Lopresti, J. (2016), “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cope adjustment in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0: 160-173.

Lu,Y. et al(2013), “How do exporters respond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1(2): 290-300.

Mayer,T. et al(2021), “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03(5): 874-891.

Novy, D. & A.M. Taylor(2020), “Trade and uncertain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02(4): 749-765.

Wei, S.J.(1996), “Intra-national versus international trade: how stubborn are nations in global inte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w5531.

Yu, M. (2015),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125(585): 943-988.

1.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weihao9989@163.com；王超男（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5，电子邮箱：wangchaonan0408@163.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19ZDA068）。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footnote-ref-2)
2. 中国进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具体指中国进口企业在进口来源地面临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为简便起见，后文将其阐述为“不确定性”。 [↑](#footnote-ref-3)
3. 2018年，《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扩大进口工作，坚持进口出口并重，在稳定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进口对提升消费、调整结构、发展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作用，推动进口与出口平衡发展。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进口，适时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结构。202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2021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内贸和外贸、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质量发展。 [↑](#footnote-ref-4)
4. 2019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外贸稳中提质和经济平稳运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要以企业为主体，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是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创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 [↑](#footnote-ref-5)
5. 转换进口市场的贸易成本是指企业新增进口市场贸易成本与淘汰进口市场贸易成本的差值。 [↑](#footnote-ref-6)
6. 转换进口市场的供给冲击是指企业新增进口市场供给冲击与淘汰进口市场供给冲击的差值。 [↑](#footnote-ref-7)
7. 需要注意的是，特征事实部分提到的“进口总变化”和“进口净变化”均是将企业在t年的进口额与企业在t-1年进口额对比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本文考察采用的窗口期为两年。 [↑](#footnote-ref-8)
8. https://worlduncertaintyindex.com。原始数据为季度数据，本文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年度数据。 [↑](#footnote-ref-9)
9. 进口来源地*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进口来源地出口价格指数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10.0数据库，进口来源地*GDP*和进口来源地价格指数数据均基于2017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footnote-ref-10)
10. 数据来源于CEPII BACI数据库。 [↑](#footnote-ref-11)
11. 进口市场新增率是相比于t-1年，企业在t年新增的进口市场个数与t年总进口市场个数的比值；进口市场淘汰率是相比于t-1年，企业在t年淘汰的进口市场个数与t-1年总进口市场个数的比值。 [↑](#footnote-ref-12)